

七领袖



领袖们的小道（代序）	（ 1）
第一个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	（ 12）
“恶的天才”	（ 18）
十月革命的罪过	（ 34）
列宁的战友	（ 50）
“世界革命”	（ 65）
在幕后	（ 83）
制度的缔造者	（ 102）
列宁主义的命运	（ 119）
第二个领袖：约瑟夫·斯大林	（ 135）
“列宁的优秀学生”	（ 143）
斯大林体制	（ 161）
大元帅的权杖	（ 174）
秘密对话	（ 190）
斯大林的“文稿”	（ 215）
朝鲜的绝境	（ 237）
斯大林主义死亡了吗？	（ 258）
第三个“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	（ 285）
与恶魔的搏斗	（ 290）
克里米亚——赫鲁晓夫的“礼物”	（ 304）

对“个人崇拜”的进攻	(312)
心血来潮的改革者	(322)
革命的外交	(339)
“阿纳德尔”行动	(353)
改革者的失败	(369)
第四个“领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387)
升迁之路	(394)
从稳定到停滞	(404)
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	(415)
元帅，“英雄”，奖金获得者	(438)
总书记的工作记录	(450)
制度崩溃的宣告者	(464)
第五个“领袖”：尤里·安德罗波夫	(479)
掌管克格勃十五年	(484)
领导苏共十五个月	(499)
总书记和政治局	(507)
安德罗波夫“时代”的象征	(517)
卧床听政	(530)
第六个“领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548)
多事之秋的印记	(554)
党的官员	(564)
勃列日涅夫的宠臣	(577)
十三个月	(588)
改革前夕	(603)
第七个“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618)
最后一个列宁主义者	(624)
改革现象	(637)

戈尔巴乔夫的悖谬	(653)
切尔诺贝利的厄运	(672)
西方的宠儿	(688)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701)
历史的戈尔巴乔夫	(724)
 人物串起的历史（代结束语）	 (748)

领袖们的小道（代序）

政权问题是列宁及其
后继者的基本问题。

尼·别尔嘉耶夫^①

不错，正是小道。人类随着其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信心百倍地走上进步的坦途。只有独裁的威权体制走在历史大道的边缘。领导这种国家的不是人民选出的领导人，而是由社会极端分子选拔的、“扶植的”、“推举的”领袖，如佛朗哥、萨拉查、墨索里尼、希特勒、金日成、萨达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任何一个人，都由于避开人民政权、民主、议会制的全人类道路不走，不能带领本国走向繁荣、和谐、人道主义和自由的胜利。

20 世纪的 70 年间苏维埃俄国走在列宁指示的小道上。它成功地成为实力超强的军事大国，全世界都对之胆战心惊。这个国家创造了强大的技术、工业、军事和科学的潜力，却不能使人获得幸福和自由。这个被称作苏联的大国第一个闯入太空，却并未改善国内违反人权的状况。完成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并着手“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人民，最终没有争得自由和繁荣。他们“成群地”沿着列宁的小道走，在这条道上“群众”可以齐步行进，而单独的个人却感到举步维艰……

在一个又一个沙皇统治下生活了几百年的俄罗斯，在 1917 年转向新的

^①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1923—1940 年在巴黎创办了宗教哲学杂志《路标》。——译者注

极权主义形式——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至上主义。在苏联存在的近 70 年里，由于历史情况的巧合，国家由七位领袖统治着。不错，其中的一位对国家发号施令超过 30 年，而倒数第二和第三位则勉强维持了一年多。

读者手中的这两卷书讲的是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领导苏维埃国家的七个第一把手。笔者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同时又仿佛是由七本小书组成的，它们分别写了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尼·谢·赫鲁晓夫、列·伊·勃列日涅夫、尤·弗·安德罗波夫、康·乌·契尔年科、米·谢·戈尔巴乔夫。每一本“书”各自独立，但又由总的构思联系在一起：通过七位领袖展示 70 年来这个伟大国家的最高权力史。我国唯一政党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对苏联来说从来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的肖像当然无法囊括说明人民历史丰富多采的品质、特性和事件。但是书中提供的这些肖像反映了对国家、体制、制度来说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

七位领袖中没有一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统治”国家的，从来没有过，一次（！）也没有。正如现在人们说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是不合法的、“违法的”。权力往往经过最上层看不见的残酷斗争，在人数很少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内部私相传授。最高权力一贯由 1917 年 10 月国家政变后篡夺了政权的唯一政党的领导人掌控。长期以来，统治人民的是没有合法统治权的人。他们一无例外地把人们翘望已久、一贯向他们许诺的幸福推向不确定的未来。

七位领袖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从来都想表现为合法的“列宁主义者”。每位领袖都受到布尔什维克原则（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阶级分析方法优先、国有制和列宁思想的统治、权力大于法律、共产国际的思维）僵死教条的左右。这些领袖都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家，自然发自内心地认为道德是第二位的。因此群众、阶级、集体绝对优先，即使损害具体个人的利益也是如此。这些硬性的布尔什维克公设决定了苏联领袖们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也许最后一位“领袖”除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这些领导人（也对于人民）来说实际上是世俗的宗教，对此首先应深信不疑。

七位领袖都来自外省。联共（布）—苏共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首都组织本地“培养出来的人”。外省习气从来比较保守和正统。没有一位领袖具有“纯粹的”无产阶级出身，尽管大家都承认并不倦地、

信誓旦旦地推崇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这只不过强调表明，在夺取政权后“社会种族主义”对于领导党和国家来说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领导”党和国家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迅速形成的党内官僚权势集团。领导人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距甚远，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党内职业权势分子”的深处。这些领袖（最后一位“领袖”除外）的智力、教育、文化程度很低。连聪明过人的列宁的智力也是单维的、十分政治化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变得乏味。他远离俄罗斯文化及其杰出思想家的成就。

七位领导人都了解他们统治的国家。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了解，因此这决定了他们的长处和关键性的失误。

第一位领袖列宁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他通过书本、报纸、党的事务“了解”俄国。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敌人这副政治眼镜，决定了他形而上学的、纯“革命的”帝国观和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观。列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工作过（指这个词的普通含义），这对他认识实际意义巨大。他担任了一年半的律师助理，不懂工业，不懂农业（尽管一度是庄园的共有人），这一切给了他对俄国生活深层进程十分肤浅的认识。因此他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尤其是相信可以一下子直接“实行共产主义”；不明白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省的团结作用，他逐渐推毁了省；敌视农民并相信消灭社会中一个个社会集团以及宗教和教会，将使社会“苏维埃化”早日到来；他还犯了其他的历史性失误。著名的孟什维克拉·阿·阿布拉莫维奇把1918年初列宁的活动说成是“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形式的空想主义的狂热发作史”。阿布拉莫维奇写道“1918年初列宁几乎在人民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都坚持认为，俄国可以在6个月内实现社会主义……6个月，而不是60年或者至少6年？但是不行，列宁坚持认为是6个月。1918年3月开始实施这一直接向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的计划”。^①列宁无情地拿一个宏大国家和伟大人民作实验，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极权制度。他的主要失误是指靠和相信我们的星球完全变成共产主义社会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第二位领袖斯大林是俄罗斯人数不多的失去阶级属性的人的代表。这

^① 见阿布拉莫维奇，拉·阿·：《马尔托夫和世界孟什维主义》，纽约1959年版第77页。

个人既没有职业，又从来没有工作过，他对国家的了解是一个夺取政权者、无情独裁者和布尔什维克帮派头目的了解。他对俄罗斯的了解是十分实用的：有什么东西、以什么方式可以用于巩固个人的权力体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完全继承了列宁拿宏大国家进行社会实验的“能力”（血腥的集体化、骇人听闻的“清洗”、与法西斯主义的“友谊”……）。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崇拜”，而苏共却试图以此来描绘威权暴政的外在表现。实质在于人与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力、自由思考的权力、作出独立选择的权力完全异化。斯大林以极端庸俗的形式表述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精髓，在那里没有给人的自由留下一点点机会。“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① 第二位领袖逐渐完全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这样做。第二位领袖的主要失误是狂热地、大错特错地相信，尤其是在苏联人民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后相信，历史“肯定”他在苏维埃国家发展战略和方法上是正确的。在成为他附庸的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方法上也是如此。

苏维埃国家的第三位“领袖”赫鲁晓夫对国家的了解也许要比苏联的前两位领导人来得强。但他是凭经验了解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懂得社会深层的趋向和发展规律。赫鲁晓夫不知疲倦地试图认识和改革国家的努力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这位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冒险主义经常与这一努力产生矛盾。他的致命错误是，他天真地以为（我们也一样），只要除去“个人崇拜”的污垢，列宁的体制就完美无缺了。他是沉湎于大空想的人。赫鲁晓夫真的相信可以“强制”光辉灿烂的未来——共产主义早日到来。只要过20年！第三位“领袖”看来不知道很久以前就有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②。但赫鲁晓夫不只是一个幻想家；他相信他的计划能够实现……

第四位党和国家的“领袖”勃列日涅夫通过传统的党的眼镜来认识社会。他可能是体制最彻底的表达者。苏联对于这位领导人来说首先是列宁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16—417页。

^② 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弗朗索瓦·玛丽·沙尔（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罗伯特（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的共产主义成果，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加以保存、保管和保护。这位沉稳而又彻底的“方针”贯彻者通过党内情报、汇报和报告来认识国家。他对停滞感到满意，他真以为这就是稳定。据苏共四位总书记的助理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是“一位州一级优秀的实际领导人，但对于这样的大国和大党领导人的职务来说他明显有许多不足。”^①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人民并没有委托过他和其他“领袖”“统治”，他不仅没有全联盟领袖的素质，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勃列日涅夫主要错误的实质是，他想不作任何改变就取得一切。

列宁制度的第五位“领袖”安德罗波夫要比苏联许多领导人都聪明。他比其他人都清楚国内在发生什么，可以预期什么。但他对社会的了解是“克格勃^②式的”、警察式的了解。这位多年来苏联特工机关的领导人无疑想使国内发生积极的变化，但他打算首先采用行政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卢比扬卡^③依然是“共产主义的顶峰”，从那里容易看清国家，加强其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安德罗波夫是布尔什维克正统派，他对国内真实状况的深刻了解并未产生进行激进积极变化的愿望。他也许没有来得及说出来……这位总书记、克格勃培养出来的人，想加强、“改善”布尔什维克制度，但又不触动“列宁主义的基础”。

苏维埃国家的第六位“领袖”契尔年科作为党的高官了解国家。他由衷地相信，用各种情报、报告、决定和决议就可以改变社会，但还是只能在“列宁主义准则”和传统的框架内。对于这个荒唐的，但并非历史上偶然冒出来的领导人来说，国家本身就是主要的“文牍事务”。契尔年科其实什么都不想干，只求保持党和国家名义上首脑的地位。倒数第二位总书记在苏联历史的天穹上一闪而过，就像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二世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领袖”戈尔巴乔夫是典型的党的仕途中人。他“统治”的头几年使人感到，他对国家的了解像是一个省级党的领导人。但是他逐渐地而且十分迅速地明白了十分重要的一点：

①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安·米·：《从柯伦泰到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②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缩写词的音译。——译者注

③ 苏联内务部所在地。——译者注

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内问题脱离全球语境、不发动广泛改革是很难加以解决的。他对国家众多的难题的了解很差，但在管理上却总是采取预测式的强制方法。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失误是他希望改革和保留共产主义制度，而这根本办不到。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消除核战争威胁、打开公开性闸门、实施社会的民主变革方面的伟大“先驱行为”，使他成了划时代的历史人物，他的作用要到21世纪才能得到充分的评价。

为党内精英包围的每一个领袖都以自己的方式了解自己的国家、社会和人民。但同时他们都被对抗的阶级思维所主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总是和斗争“纠缠”在一起：与内外敌人斗，与大自然斗，与其他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但是领袖们“忽略了”一点：在世界发展中的一体化进程，从对抗走向合作、社会团结、寻求地球人和谐共处形式的努力，逐渐成了主要的倾向。领袖们以及我们大家的思想仿佛还在“战壕”里，在同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条条框框和布尔什维克世界观不相符合的东西永远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这导致列宁缔造的制度趋于保守、社会意识“一成不变”、敌视和不相信别的社会经验。这最终导致伟大的人民失去走向社会领域文明的、渐进的变革的能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意愿使人们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爱走极端、爱造反、震荡、爆炸的倾向。

戈尔巴乔夫是七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第一个让有头脑的人深刻思考这个命运攸关的问题的。但思考不等于反思……

现在，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布尔什维克们还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离去现在还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俄罗斯的新领导人们，不管愿意与否，承袭了巨大的“苏维埃遗产”，其中有许多被历史贬值了的苦涩的东西，不过也有可以用于今后的东西。应该始终记住几点历史教训。

首先，不能忘记，影响我们的不仅有70年布尔什维克的专制时代，而且还有长达许多世纪的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从6世纪起到20世纪初我国的编年史过去和将来都对伟大人民的今后生活产生表面上看不见的，但却是巨大的影响。在这两个时间层里不仅有着永远为历史贬值了的东西，而且有着尚未过时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免费教育、医疗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措施等等）。因此，社会民主“走廊”也许是我国摆脱目前全面危机的最好途径。这是因为社会民主思想最有效地论证了社会公正的期望与自由市场的结合（在可能的程度上）。

其次，俄罗斯“横跨”亚洲和欧洲。它既不是亚洲，也不是欧洲。它是欧亚大陆。这是不幸又是福分。我们几百年来在社会发展经验上落后于文明国家。而列宁及其追随者激进主义的深层动机恰好是试图历史地超越其他文明。他们没有成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注定只能抄袭别人的蓝图、模式、方法和思维方式。不论是戈尔巴乔夫“向列宁回归”的实际号召，还是激进民主派只向西方价值观看齐的努力——全都是老的形而上学。因此早就该不再谈论或尝试“建设”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21世纪初地球上的标志是进一步摆脱威权主义的、极权主义的传统和登上文明的新台阶。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俄罗斯它“横跨”的不是两个大陆，而是若干个文明。它（尽管有着巨大的智力潜能）缺少的是欧洲的文化和亚洲的勤劳。应该从西方和东方汲取一切精华，但不应盲目模仿。我们“拿来”马克思主义，把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是痛苦的历史警告。

第三，应该明白，并非最无关紧要的决定七位领袖领导体制有很强生命力的因素，是有着明确的（虽然是空想的）社会发展目标。现在，对于大部分俄国人来说，已经失去了明确的历史路标，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改革方针失去价值、失去意义、失去力量。不能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制度及其领袖们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不错，在怎样达到共产主义繁荣的问题上，情况要糟得多。今天我们需要有能团结一致的思想、革新的价值观、全民族的“俄罗斯进步”理想，其基础不仅是否定，而且首先是创造。这也许是在转变俄罗斯命运的进程中最困难的事。这一整套思想不可能在一位新救世主的头脑里，在某个代表大会、全会、代表会议上随便产生。但是这些思想的“轮廓”已经有所表现；但需要人们有新的思维和行动逻辑，他们最终应该认识到，能使我国摆脱危机的不是“阶级斗争”，不是寻找新的“敌人”和“救星”。俄罗斯思想的民主“成分”以尊重自由、人权和公民社会的和谐为基础，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精神上的惶恐不安。

总之，“七个领袖”。为什么对头两个领袖我没有加上引号，而把其他几个都放在引号里呢？因为只有头两个——列宁和斯大林——不仅拥有独裁者的权力，而且在人们眼中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领袖。在这两位领袖掌权时，“社会改良”这个词本身都带有明显负面的性质。这两位领袖除了拥有无限权力，还有某种神秘的、非理性的、革命阶级的东西。在普通人的意识里他们确实是领袖；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和斯大林葬礼时人们发自内

心的悲恸欲绝的场面。

之后的五位领导人身上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印记：由于外部的影响，他们的统治风格中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某种改革甚至表面上自由主义的因素。我在写到这些领导人时，不能不把领袖打上引号，这是指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更不用说戈尔巴乔夫了。他们的权力依然大于俄国的沙皇，但……他们生活和活动的时代已经是20世纪下半叶。历史进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能不影响到这些大权在握的领导人的统治风格和方法。

在苏联权力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对立的和对抗的倾向。

由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并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继续的第一种倾向，是毫不掩饰的布尔什维克正统的、十分保守的倾向。他们所有的“改革”一点也不能触及1917年十月事变后产生的制度的基础和根基。历史的惰性、神化创立制度时的原始公理，对于保守倾向的持久不衰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一整套依靠绝对忠于过去、无限信仰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哲学。

第二种倾向是改革倾向，表现在第三位和第七位“领袖”即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活动中。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基本上带有“清洗的”、否定“个人崇拜”的性质（但并不是否定斯大林主义！）的话，那么最后一位“领袖”成了20世纪最大改革运动的倡导者。

读者手中的这两卷本里的七本“书”讲述了苏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最高权力史。这当然只是历史理论分析可能的断面之一。有人早就发现，人们更喜欢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来认识历史。这里介绍的人物左右着伟大人民的事务，例如，他们决定：1920年红军是否进攻华沙；俄罗斯保留还是撤销省；与希特勒是否保持“友谊”；是否处决21000名波兰军官；是否与芬兰开战；是否把核导弹运往古巴；是否在东欧部署SS-20导弹；是否往阿富汗“派驻”部队；是否“赦免”萨哈罗夫……

这些人有着巨大无比的权力，但这个权力正由于过大、过于垄断又不受监督而遭到不可逆转的消蚀。制度及其权力发生全面危机的深层原因很多。以下谈其中的几点。

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覆灭是由其发生学上的原因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因素绝对化了，基本上希望发挥普遍适用的理论的

作用。我们过去相信这一点。列宁在1913年3月宣称“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①“具有无限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吹嘘说在地球上“建成”没有贫富的公正社会有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了他们在著名的《宣言》中宣布的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个主要条件。“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用暴力……”

被移植到俄国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列宁主义的变种——最畸形的“共产主义改造世界”的形式。党及其七位领袖跟着列宁主义的逻辑和文字亦步亦趋。米·谢·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全部苏联领导人中最优秀的，他于1987年10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称：重要的是“建造一条连接列宁的桥，把列宁的思想、列宁处理当年事态的方法和我们今天的事务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列宁解决问题的辩证法是解决今天课题的一把钥匙。”^②

适用列宁钥匙的大门并不通往真理……

列宁制度垮台的政治原因是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持阶级不可调和的态度、社会好斗的态度。这种社会实践的深刻冲突性逐渐培育出畸形的斯大林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主要罪过都体现在其中。布尔什维克是国内战争的辩护士，他们认为国内战争是消灭一切不支持他们观点的社会集团的手段。而且他们想把这种方法搬到其他国家中去，作为掀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因尼·伊·布哈林悲惨的个人遭遇对他表示同情和好感，但是他曾写道：“……因为战争在比较‘文明的’国家里应更残酷无情，排除任何使用‘和平’‘合法’方法的土壤。”^③

布尔什维克从十月事变开始就不断对本国人民发动国内战争，在斯大林之后也保持其阴燃的火星不灭，威胁使用暴力、无孔不入的监控，把个人贬低为制度普通的“螺丝钉”。而这都被称作“无产阶级民主”！列宁用最不像样的形式“摧毁”卡·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④

列宁上面这句话鲜明体现出的布尔什维主义思维，在几十年中在所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1页。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1987年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第156张。

③ 布哈林，尼·伊·：《进攻》（理论论著集），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4年版第91—1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9页。

的苏联领袖那里一直保持不变。

列宁制度遭到毁灭的**精神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只有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才开始真正的人类历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实质上是“割断历史”论。布尔什维主义本来就由于其单维性而十分贫乏，却抛弃了千百年来世界文化和本国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实际上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神话变成苏联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叶赛宁、曼杰利什坦姆、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阿赫玛塔娃、普拉托诺夫、巴别尔、梅耶霍德^①等许许多多“精神创造者”的遭遇表明这一制度的缺陷、它不能和坚持真理的思想和谐相处。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和个人意识是二元化思维根深蒂固、对庞大宣传机器的努力产生深刻怀疑以及人的冷漠的基础。

威权主义国家中的意识形态是一套独特的制服，最终也掩盖不住精神上的贫乏。

对苏联 70 年作深刻的历史理论探讨是将来的事。笔者希望关于布尔什维克制度领袖的这七小篇特写有助于这一工作。

笔者清楚，《七领袖》和我关于列宁的那本书一样，不仅有态度友善的读者，还有许多好斗的论敌。民主派报刊对我关于列宁的书不予置评（看来这本书使那些实用主义地窥测事态发展方向的人感到难堪），但却受到共产主义报刊许多负面的侮辱性的评论。我愿意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对我追求真理的褒奖。

现在来稍微谈谈本书作者的观点。为数众多的对我不怀好意的人往往指责我机会主义和观点偏颇。我以为，总的来说，只有“在理论上”才能做到完全不偏不倚。我多年来本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了晚年，经过长期内心的痛苦斗争，才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幻想。在这之后感到内心松了一口气，又感到难以解脱的悲哀，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受着空想的摆布！

^① 叶赛宁，谢尔盖·亚历山大德罗维奇（1895—1925）——苏俄诗人；曼杰利什坦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1891—1938）——苏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1890—1960）——苏俄诗人；左琴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94—1958）——苏联作家；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列耶夫娜（1889—1966）——苏俄诗人；普拉托诺夫，安德烈·普拉托诺维奇（1899—1951）——苏联作家；巴别尔，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1894—1940）——苏联作家；梅耶霍德，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1874—1940）——苏联导演。——译者注

也许我这一生中做成的唯一一件事，是同长期顶礼膜拜的东西一刀两断。我关于这一点到处实话实说：在代表大会、高级会议的讲坛上、在本书里、在与许多人的谈话中都说过。我对过去普遍的罪恶负有我的一部分责任。我打算通过做一些使气愤难平的社会和解（因为这个社会最需要和谐）的小事来表示我的忏悔。

这本书中所写的内容依据几方面的史料。首先，我本人和千百万俄罗斯人一样是许多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近几年来出版的回忆录和分析著作使本书的写作得益非浅。因此我想提一下亚·尼·雅科夫列夫、格·霍·沙赫纳扎罗夫、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阿·谢·切尔尼亚耶夫、罗·亚·梅德韦杰夫、米·赫勒、弗·索洛维约夫、叶·克列皮科娃、安·安·葛罗米柯等人的书。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当代文献收藏中心、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罗斯档案收藏中心等档案馆馆长和工作人员给予我非常宝贵的帮助。近几年来我阅读了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许多文件。我在1992—1993年作为主席领导了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后，获准能接触这些文件。委员会开放了几十年来存放在党的秘密文件库内的7800万份文件供公众使用。

最后一点。我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之前，有时看到我们生活丑恶的一面时，常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吉洪说的一句话跟自己说。他说：“由于信仰不彻底我才怀疑”。这种“信仰不彻底”充斥着空想的教条主义。

起先我对思想感到失望，好像精神上喝醉酒后感到十分痛苦。后来精神上感到惶恐不安。最终，决心走向真相，理解真相。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更接近于持社会民主思想的人。我在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宣布了这一点，但是当时没有让我把话讲完。

我的一生是在六位领袖“统治”时期度过的；我同后面的四位领袖有过为时不长的工作接触，因为我当时是上将。我见得多，了解也不少。这对我撰写本书很有帮助。

我对我置于肖像画廊里的七个人并无成见。即使对斯大林也是如此，由于他，我的父亲被枪决，母亲在流亡中去世，其他的亲属也先后遇害。

报复历史毫无意义。同样不能嘲笑历史。历史需要理解。

过去一去不返。现在尚未结束。将来已经开始。

第一个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

列宁是反人道主义者，
又是反民主主义者。

尼·别尔嘉耶夫

乌里扬诺夫－列宁是第一个领袖，不仅因为他建立了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制度。他从其影响、政治作用、政治权威（不仅对其志同道合者）来说都被认为是第一人。数不清的敌人、仇人、“阶级”对手都承认他是这个有可能逐渐用红旗席卷全世界的运动的领导人。

20 世纪把不少世界级分量的领导人推上政治舞台，如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阿登纳、毛泽东、希特勒、斯大林、纳赛尔、尼赫鲁……但是其中任何一个人无疑都没有像弗拉基米尔·列宁那样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他做到这一点只用了 6 年多一点的时间：从 1917 年十月事变（就其对后来的影响来说这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革命）起到 1924 年过早去世。如果考虑到在这段时间里列宁实际上几乎有两年身缠重病，只是有限地、后来是象征性地参与国家和党的政治生活，那就会又一次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全球级的领导人。

我暂且不去谈他活动的价值坐标，不去谈历史过去和现在对他在 20 世纪开始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大实验的作用的评价。这个其貌不扬、头顶已秃、宽肩敦实的人，很像一个眼神疲惫却心灵手巧的工匠，原来竟是一个历史的巨人。他对人类文明的作用极大，至少是因为列宁的实验使全世界除俄罗斯本身外都获得了好处。我这个结论看起来有点荒唐。但这只是乍一看来是如此。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目光敏锐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

家在1917年10月后都看到了俄国“造福”宏大国家伟大人民的方法和方
法论，吓得急忙避开呈现给他们的景象。

俄国走向“公正的无阶级社会”的运动是从不加限制的暴力、剥夺千
百万人的一切权利（除了一个权利即绝对支持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权利）开
始的。就连那些起初同情俄国革命的人，也很快像在历史的镜子中一样发
现自己可能的未来：单一政治力量的垄断、被神话化了的意识、“有保障
的”贫穷、肉体和精神上的暴力、法定的无神论，于是他们当然对这种
“光辉灿烂”的可能性避之唯恐不及。世界上多数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
都避开了本国的“十月”。

我在谈到这一点时想到，在一定规律的渠道内运行的人类历史中偶然
性的作用十分巨大。1917年秋天俄国军事、政治、社会和个人种种因素极
为罕见的巧合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只需要明确地确定，在哪一天哪一个小
时收拾掉实际上早已瘫倒在彼得格勒马路上的政权。而列宁准确无误地确
定了这一时刻。要是这位领袖不是这样的明察秋毫，政变也可能搞不成。
这不是我的看法。俄国革命第二人，列·达·托洛茨基后来在流亡中写
道，要是1917年10月列宁不在彼得格勒，就不会发生革命事变。在这些
日子里这位领袖表现出非常人的精力和坚忍精神，他要求，推动，鼓舞，
威胁，坚持，引导……终于如愿以偿。

但我们在谈到托洛茨基的看法时，还要重新指出一点：要是这时列宁
不在彼得格勒的话，一切都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是找到另一位比
科尔尼洛夫走运的将军，就是克伦斯基能够设法站稳脚跟。在一定意义
上，一切还取决于……一个人，只取决于一个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
奇·马良托维奇，他当时是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他根据政府的决定签署
了《彼得格勒侦查部门决定》，其中说“乌里扬诺夫-列宁对7月3—5
日彼得格勒武装行动负有责任，应予逮捕。因此责成您下令立即执行这一
决定”。^①

克伦斯基和马良托维奇对列宁“革命秘密活动”的能力估计不足。从
1917年夏天开始的对乌里扬诺夫-列宁漫不经心的搜捕毫无结果，而这位
领袖同托洛茨基一样不愿自愿出席受审。历史（或历史的偶然性?!）本可

^① 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档案馆，H-15318，第21790卷宗，第1卷，第281张。